

忆情



糍粑香，年味浓

平江县向家镇新石小学 赵光

腊月一到，母亲便开始准备打糍粑，这是她最看重的年俗。她从米缸中取出新糯米，用清冽井水浸泡一夜，次日上甑开蒸。锅中水汽升腾，从甑底隙缝长驱直入，温柔包裹每一粒米。待糯香盈满灶房，母亲掀开盖子，用大锅铲将熟透的米饭装盆。

父亲早已将石臼滚到地坪，洗净白窝，抹上菜籽油。热腾腾的糯米饭倒进白窝，他和金叔各执木槌，高高举过头顶，你一下我一下狠狠地砸进去。“砰、砰、砰”的声响在村子上空回荡，富有节奏而雄浑有力。春糍粑讲究齐心协力，讲究配合密切，讲究快、准、稳、狠，这样糯米才能舂得均匀，打得瓷实。

糯米饭团经不住几番捶打，便彻底“投降”，米粒释放出无穷黏性，互相抱团融合。越到后

面，木槌被糯饭粘住，捶打便特别费力。父亲和金叔脱下棉袄，额头沁出细密汗珠。母亲蹲在一旁，双手在盛水碗中打湿，迅速将粘在锤上的糯饭撸下。减了负的木槌砸得更加沉稳有力，仿佛要把年节的欢乐和美好期盼全捣进糍粑里。

一盏茶的功夫，糯米饭在棒槌捶打下，像变戏法般成为又细又软又黏的糯团。母亲用双手从白底捧出糯团，放在灶房案板上，用手掌按压成厚约五六公分的饼状，或圆或方，率性随意。有的放入圆形木模，底部反刻着“福禄”“吉祥”的祝福语。待糍粑干了点上丹色，便作为节礼馈赠亲友。

糯团阴干一两天，由软变硬，母亲用菜刀切成条状，再切成一个个糍粑块。为防风干开

裂，她把糍粑浸入井水中，勤换水可保存至来年开春。

糍粑可烤可煎可炸，各具风味。炭火上烤得圆圆鼓鼓，蘸点白糖，清香扑鼻；文火慢煎至两面金黄，撒上红糖，外焦里嫩，甜香滑糯。这是老家团年饭的头道菜。而岁末清晨的甜酒冲蛋煮糍粑，更是年味极致：甜酒煮开时投入糍粑块，煮软后淋入蛋花，加些许白糖，入口清香甜润，暖意瞬间从舌尖漫遍全身。

如今机械化生产逐渐取代传统手工，但那石臼的捶打声、灶前的忙碌身影、碗中的暖甜滋味，依然深植记忆。

吃着甜酒糍粑，年，就更近了。那袅袅炊烟中升腾的，是说不尽的乡愁，化不开的亲情，还有中国人骨子里对团圆最执着的守望。

生活

桃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年贵

拥抱阳光

历经了冬日的严寒，我异常向往阳光。世间的草木需要阳光滋养，而此刻的我，更需要用它来驱散心灵的阴霾，温暖那颗几近冰封的心。于是，每见晴日，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要拥抱阳光。

搬一把靠椅放在阳光下，坐在椅子上，两腿自然分开，双手搭在扶手上，身子斜靠椅背，微微仰头，仿佛在迎接天空赐予的珍宝。其实，我等待的只是倾洒而下的阳光。像龟裂的土地渴盼甘霖，我期待着光落在身上。

阳光似乎知晓我的心意，毫不吝惜地奔涌而来，将我整个人笼罩其中。光打在脸上，灌进脖颈，透过衣衫，轻吻着我的肌肤。我贪婪地吸收着这温暖，舒展身体，任阳光如涓涓细流汇入毛孔。

心里渐渐亮堂起来，暖意如潮。连日的阴雨冰雪在心中积下的寒意与倦怠，此刻都被阳光一一涤荡。沐浴着暖暖的阳光，我仿佛泡在温泉里，酸痛渐渐消散，连淤堵的关节也通畅起来。半躺在光中，如漂浮于暖流涌动的海洋，被阳光托举着，飘向某个渺远的远方。

渐渐地，我身上积聚的热量越来越多，身体也开始发热，仿佛与阳光融为一体。光在血液里流动，在呼吸中起伏，我好似也成了光的一部分——明亮、澄澈，能融化寒冷，也能照亮角落。

当日影偏移，我便将椅子向前挪动一点，继续拥抱这份温暖。时光静静流淌，在这与光相拥的片刻里，我触摸到了生命最本真的暖意。阳光不仅落在身上，也落在心里，告诉我：再漫长的冬季，也终将被温暖的坚持消融；再厚的阴霾，也抵不住光的穿透。

暮色渐浓，我起身离开，却将满身阳光收进心底。这份光，足以照亮许多未晴的日子，让心灵永远保有一片晴空。

生活

赶一场腊月集

□ 李小碧

过了腊八，年的脚步声便真切起来。在乡下，年味总是最先从腊月集漫溢开来。

赶年集是件大事。村人早早吃过饭，换上干净衣裳，从各条土路汇向七八里外的镇子。路上人流络绎，空气干冷却充满暖意。

离镇子还有一里地，声浪便先迎过来。走上镇头石桥，眼前豁然一亮——窄长老街两边密匝匝摆满摊子，各色棚布连成起伏的顶，吆喝声、还价声、招呼声灌满耳朵，热闹得让人发懵却又欢喜。

集上货物比平日鲜亮数倍。最惹眼的是那片红：春联、年画摊子红彤彤一片，“连年有鱼”的胖娃娃咧着嘴，门神秦叔宝、尉迟恭威风凛凛中透着喜气。

吃食摊总是人气最旺。油锅里的麻花、油糕翻滚膨胀，芝麻糖、花生糖“叮当”作响，风干鸡鸭、腊肉、糕饼的热香缠在一起，吸一口都觉得饱足。

孩子们专盯新奇玩意：泥捏的孙猴子涂着鲜艳色彩，风车哗啦啦转成彩色圆圈，吹糖人摊前总围得水泄不通。最吸引人的是鞭炮摊，“啪”的脆响和“嗖”的蹿天声引来阵阵欢笑。

日头偏西，集市渐静。人们肩扛手提满载而归。腊月集不单是买卖场所，更像一场盛大约定。人们用采买郑重告别旧岁，用肩上的重量确认生活的丰足。那条挤满人的老街，像搏动的脉管，将年的生机输送到千家万户的灶头与心头。

“蜡”梅

印象



张森/摄

抒怀

在偏僻村小任教的岁月

嘉禾县广发镇中心学校 李石兵

2003年秋，尚未成家的我被调至两市交界、陶岭山脚下的新元坊小学任校长。学校距镇六公里，仅有一条坑洼土路相连。这里没有围墙，没有电视，手机信号时有时无。一至四年级共百余名学生，五名教师中有三名是代课教师。孩子们散居在七八个村落，最远的上学要走近一小时山路。

学生眼中对知识的渴求，无声地支撑着我。学校请不起厨工，住宿简陋，夜晚后山油茶林间的坟冢让我不敢开后窗。为度过长夜，我自考汉语言文学，偶尔弹旧吉他、写毛笔字。

每逢周日下午，我便提前返校，生好煤炉，整理厨房。周一清晨，准时站在校门口迎接师生。周五下午，我总是最后离开的人。那段岁月，耐得住寂寞，守得住清寒，是职业的底色。

至今记得那截用作铃铛的铁轨，和锤子敲出的上课钟声；记得黄泥操场——孩子们雨天唯一的“乐园”，是一座滑成泥坡的小土丘。看着晴天灰、雨天泥的孩子们，我决心改变。第二学期，多方筹集六七千元，硬化了教学楼前空地，修建花坛，给操场铺上石粉。从此，教室少了灰

尘，孩子有了干净的活动天地。

十年弹指。随着集中办学推进，村小生源渐少，许多被撤并或萎缩。家长为陪读到镇上租房，因为即便几百元校车费，对偏远家庭也是重担。2010年，我调至中心完小，现任高年级数学教师兼教务主任。

忙碌之余，我常回想起村小的岁月：那敲铁轨的铃声，那铺上石粉的操场，那些走山路上学的孩子。那段时光，是一份沉淀下的情怀，是一个贴着大地、安静教书的世界。

岁月静好，初心未改。